

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精选系列

灵魂何处安放

李双其 著



第六届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最新力作

倪法医在密室的手术台、地面、水槽里找到了些微的皮肉碎屑，
通过分离绘出了DNA图谱。

最终，他还是无法给出谁是谁的判断。

不过他说，把DNA带离也就意味着灵魂的迁移或超度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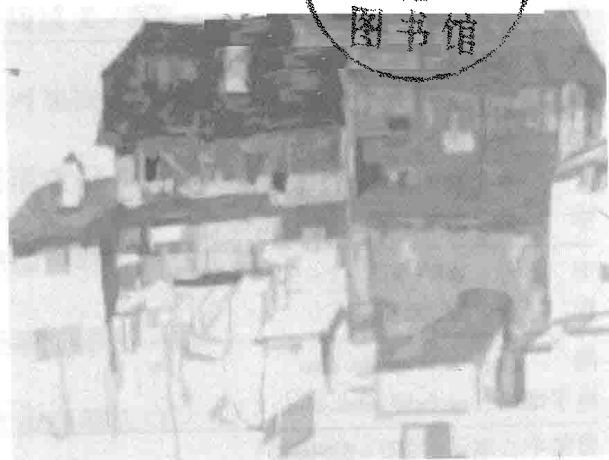
④ 群众出版社

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精选系列

灵魂何处安放



其 著



群众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魂何处安放 / 李双其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8. 7

(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悬疑小说精选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837 - 0

I. ①灵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3798 号

灵魂何处安放

李双其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

印 张: 9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13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837 - 0

定 价: 38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qzch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 / 1

第一章 四根肱骨 / 11

第二章 追随道义 / 30

第三章 辛可加决定立案 / 47

第四章 医道难行 / 64

第五章 津淮河畔 / 84

第六章 供职宁津系 / 106

第七章 津市失踪人口 / 125

第八章 元泵村幽灵 / 143

第九章 阿根的情报 / 162

第十章 流浪落单的人 / 180

第十一章 盯住酒乐遥 / 200

第十二章 会香时交接 / 220

第十三章 辨迹关联 / 239

第十四章 暗室欺心终有头 / 258

第十五章 尾 声 / 281

楔子

汽车站的人真少，连公共汽车里人也是稀稀拉拉的。那些有钱人这种大热天是不会去乘公共汽车的。阿根知道，这个时间点是不适合下手的。人少，下手不易。有钱人没有出现，就算下手也捞不到多少钱。阿根只怪自己刚才瞎激动，奔车站来了。他觉得现在应该到咖啡馆附近转转，到咖啡馆的人有钱，这个时间他们容易犯困，还会因为谈情说爱而放松警惕。“午后”“街角”“雅堤”等咖啡馆阿根都曾经光顾过，也有点儿收获。午后咖啡馆面积小，只有两对情侣在消磨时光。阿根一进去，守柜的老板娘就热情地打着招呼，那两对情侣也都侧脸看到了阿根。阿根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机会了。街角咖啡馆面积最大，只有角落里坐着两个人，都是女的，机会不大，阿根只转了一下就出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按理说不该就这么一丁点儿

人的，哪怕是热天，哪怕是午后。阿根不想再去其他咖啡馆了。

小偷越来越不好当了，到处都有监控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逮住。大家身上带的钱越来越少，都用卡，还有手机付款。偷来偷去，最容易偷到的就是手机。可手机不好出手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唉，还是到车站那边再瞅瞅吧！好了，有一小拨人在挤公共汽车，阿根挤蹭过去，探入姑娘的挎包，得手十五元。阿根花两元乘车到了这个时间上下车人较多的海关站，在这一站他又摸了一部手机。“什么机子啊，破旧！”阿根偷偷地把手机搁在商场的大门旁。

前面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了，那里最容易下手，成功率最高，可是那里也是最危险的。阿根曾经在那儿“栽倒”过。那儿的保安、警察好像对阿根有些熟悉。可为了梦婷，阿根想去冒冒险。一想到梦婷，阿根的脑子里不由得又浮现出来车站前的那份甜蜜。

夏日的午后时分，喧嚣的城市也歇息去了。津淮河畔的成排柳树都耷拉着脑袋，卧在路旁的黄毛流浪狗吐着长长的舌头喘着气，夜间特别活跃的那些姐妹们蜷缩在厅堂的沙发里，偶尔探出脑袋，有气无力地招呼：“大哥进来吧，进来看看。”风儿轻轻地吹着，津淮河水静静地流着，奔驰在河岸两侧街道上的车辆也无心发出刺耳的鸣叫。

梦婷伸了个懒腰，离开沙发踱步到门外。夏天的午后，的确没什么生意。她从中午12点开始招揽客人，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一笔生意都还没做成。梦婷情绪有些低落，她想到奈良桥上去透透气。这奈良桥只是津淮河上几十座桥中的一座，长十多米，宽三四米。尽管还是烈日当空，但河岸内侧柔弱的柳树、外侧高大的杧果树联合形成的巨大屏障，挡住了有些西斜

的阳光。也就迈了二十来步，梦婷就到了桥上，环顾四周，真是一个人影也没有啊！这哪像繁华都市的闹市区啊！人都哪儿去了？夜幕降临后，这儿又是如此热闹，来找自己的人又是那样多！唉，这真不好，忙闲不均，时光可是白白浪费了。时间就是金钱啊！梦婷面向河的上游，伸了个懒腰。一阵轻风吹来，梦婷眯了下眼睛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右岸低垂在水面的榕树枝上分明挂着一个袋子……

当梦婷看到袋子的时候，桥左侧马路上恰好出现了一个男人。梦婷有些高兴，有些激动，有些渴望。她快步折回自己的据点。当那男人近在咫尺时，梦婷向他招招手，轻柔地唤着：“小弟，小弟，进来吧！”那男人笑了笑，没吭气，只顾跟着梦婷进了房间。“我只有五十块钱。”男人嘟囔道。梦婷瞥了一眼眼前的男人。他个子挺高的，可怎么看都还是个少年。他上穿蓝色套头衫，下着藏青色七分裤，脚上套了双灰色便鞋。头发理得短短的，还弄成了当下流行的飞机型。梦婷琢磨着，他看起来还是挺顺眼、挺清爽的。梦婷呵呵地笑着：“你以前是不是来过？”男孩儿腼腆地点点头。“好吧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进来吧。”梦婷拉着男孩儿的手走向里屋。

也就在里屋待了二十多分钟，梦婷就挽着男孩儿的手走出门直奔奈良桥。梦婷上身还是穿着那件薄薄的让丰满的胸部暴露无遗的深V浅石青色吊带背心，下穿牛仔休闲短裙，脚穿紫色高跟凉鞋。自那男孩儿来了之后，梦婷一改颓势，变得活跃、爽朗起来。“你可要经常来，知道吗？”梦婷侧过脸嗲声对男孩儿说。男孩儿的右手蹭了蹭右侧裤袋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“你最好这个时间来，给多少钱不要紧。不过，不过……”梦婷嘻嘻地笑着，“最好还是给多一点儿啦。”

“阿根，你看，你看，在那儿。”梦婷的右手指向右岸榕树枝上的袋子。男孩儿离开奈良桥快步走到河的右岸，很利索地踩着岸边凸起的石角下到长在岸崖上的榕树枝上，伸手抓到了那个挺新的袋子，把袋子抛到了岸边。

梦婷很想知道那挺新的袋子里装的是什麼。袋子没打结，她急急地把袋口打开，发现袋子里装着另一个袋子。内袋的口小，拉链半合着。梦婷拉开拉链，看到了袋子里装的东西。“这是什麼啊？好像是骨头啊！阿根啊，快来看。”梦婷惊慌地叫着，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。“哈哈，什麼东东啊！”被称作阿根的男孩儿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，不等女子表态就一把抓起袋子，扔到了河里。巧得很，那袋子又挂到了那棵“匍匐”在水面的榕树枝上，只是稍稍换了个位置。

阿根摸了摸梦婷的胸脯，又亲了亲她的脸颊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在阿根的眼里，梦婷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姑娘。她和自己的亲姐姐差不多大。可看看人家的身材、打扮和模样，自己的姐姐哪能比得上！就是在车站、码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看不到几个像梦婷这样漂亮的。她个子好高，差不多和自己一般高。她皮肤好白，奶好大。她喜欢让自己去摸她。她喜欢笑，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。那绾在脑后的长发，那对着自己做鬼脸的模样，太可爱了。阿根在这津淮河畔游荡已久，一个多月前他就瞅上梦婷了。那天，也是梦婷向他招手。他也摸过梦婷，吻过梦婷，睡了梦婷。他还给了梦婷一百二十元。那天梦婷还问过自己的名字，尽管今天她不记得了，但阿根一点儿也不怪她。

走在津淮河畔的阿根，此时此刻还把梦婷和自己身边的其他人比较了起来。村子里的那些人，只会没礼貌地喊自己黑根、乌根、鸟根的，那几个“鸟蛋”还会欺压自己，那个“乌山”

还会打自己，真可恨！爹只会问我挣了多少钱，也不问问我在外地干些什么，苦不苦、累不累。娘才多大啊，就把自个儿当老人了，不过她看起来也真是老啊！她更是不知道关心我阿根了。唉，“六灌儿”的那几个哥儿们，只会把我的那一丁点儿破钱抢走。不行，我要改变自己。我要离开“六灌儿”。我要搬到离梦婷近的地方住。我要去挣很多很多的钱。下次见到梦婷时一定要给她几百元，还要给她礼物。对了，不能让梦婷知道自己是小偷这事儿。如果她知道自己是小偷，那我阿根就会被她小瞧了。阿根哼起那不知名的小曲，迈着轻快的步子往长途汽车站奔去。

候车室里那些搁在脚旁的袋子是最方便下手的目标，可里面通常不会有现金，得手了可能也捞不到真正的好处。现金通常会被放在衣服的口袋里。那里有一个男子在瞌睡，后裤袋鼓鼓的，有机会下手。阿根还没来得及把钱包取出，手就被另一只不知从哪里伸过来的大手给抓住了。阿根用另一只手挠了挠后脑勺，咕哝道：“警察，倒霉。”他乖乖地跟着这位便衣往车站派出所走去。

阿根的确是车站派出所的老熟人。当他走进候车室左顾右盼时就引起了反扒便衣鲁肃山的注意。阿根专注于旅客的行李、口袋，当鲁肃山贴近他的时候他根本没察觉。“老家是贵州的吧？”鲁肃山的右手搭着阿根的右肩，边走边问。阿根侧脸瞥了鲁肃山一眼，没吭声。正说着，来到了派出所。

鲁肃山在阿根身上各处拍了拍，把他口袋里的手机、钱币、纸张掏出放在办公桌上。“身份证呢？”鲁肃山问。“没有。”阿根摆摆手，晃了晃身体。“没有是什么意思？”鲁肃山盯了阿根一眼，“没有你怎么买车票回家？”“我啊，我都好久没回家了。”阿根揶揄道。“阿根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，你在津市晃

荡了好几年，也偷了好几年。现在我都没有要你招供，你倒和我耍起嘴皮子来了。你偷东西可是当场被我逮住的，我对你客气是因为我认为你还是个孩子。你最好识相一点儿，知道吗？”鲁肃山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。“我，我真的没有带身份证啊！”阿根用手挠了挠脸颊。“好，其他的不说，你先坐下。我问你，你多大了，哪一年出生的？”鲁肃山用手指了指放在屋角的条凳。阿根坐下了，答：“十六岁。”“哪一年出生的？”鲁肃山问。“2001年生的。”阿根答。“2001年几月？”鲁肃山追问。“7月。”阿根答。“身份证放在哪里？”鲁肃山又问。“放在我住的地方。”阿根答。鲁肃山知道，阿根对出生年月的回答不会有假。因为经常和公安打交道的年轻人都知道，年龄对警察来说不是什么秘密，隐瞒没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阿根现在未满十六周岁。鲁肃山坐到办公桌前，打开电脑：“阿根，把全名说一下。”“根留。”阿根答。“姓什么？”鲁肃山问。“姓……姓刘。”阿根回答得有点儿吞吐。“那你的全名就是刘根留了？”鲁肃山问。“是啊，是啊！”阿根显得有些不耐烦。鲁肃山在公安内网上查找，不一会儿，找到了刘根留。刘根留，别名留根，2001年7月13日出生，贵州省铜仁地区石阡县人，全家五口，父母健在，还有一姐一弟。

对这类未成年小偷，惩罚不是主要的，鲁肃山想到的是如何利用他服务于自己的“反扒”工作。

鲁肃山盯着阿根，问：“你今天偷了几次？”

阿根想了一下，觉得反正也没偷到什么，偷几次无关紧要，于是如实回答：“四次。”

“都是什么时候下手的？”

“上午一次，下午三次。”

“都偷了些什么？”

“手机，还有钱。”

“一共偷了多少钱？”

“几十块。”

“钱呢？”

“中午吃饭了，还有十几块在那儿。”阿根用手指了指桌面。

“手机呢？”

“扔了。”

“为什么扔了？”

“太旧了，卖不出去。”阿根耸了耸肩。

“你这个星期一共偷了几次？”

“一共？那我得数数。”阿根摊开左手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
“十几次吧。”

“偷来的东西呢？”

“处理掉了。”

“在哪儿处理的？”

“卖给……卖给……卖给认识的人了。”

“卖的钱呢？”

“都花了。”

“都花了？剩的钱呢？”

“剩的钱？在那桌上。”

“我是说，你总会剩一些钱吧！剩下的钱放哪儿了？”

“剩钱？以前有时剩一点儿，藏在住的地方。可没藏几天就不见了，后来就不藏了。”

“有没有把钱存在银行？”

“哈哈，我是老板啊！存银行，可笑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啊，还有钱存，现在的行情花都不够！你也是大叔警察了，这你会不知道？”

其实，鲁肃山也知道，干他们这个行当的，除几个头目外，大部分的喽啰都是不剩钱的。

“你希望我如何处理你？”鲁肃山靠近阿根。

“我还能提希望？”阿根的身体又开始摇晃起来。

“坐好，严肃点儿。”鲁肃山提高了声调。

阿根倒是很听话地坐得笔直，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“我们可以关你、判你，也可以给你一条出路，你做何选择？”鲁肃山敲了敲桌子以引起阿根的关注。

阿根的脑海里刹那间出现了梦婷的影子。对啊，如果被关，又如何再去见阿婷呢？只要不被关，其他都好说。想到这儿，他便问道：“我要怎么做你才不关我啊？”

“告诉我在这一带偷东西的都是些什么人，他们都住在哪儿。”鲁肃山说道。

阿根愣了愣，觉得有些为难。把这些人是告诉警察不等于当叛徒吗？这要是被同行知道了，今后还如何在这道上混呢？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问题不好回答，其他的可以。”阿根支吾道，用左手食指搓着鼻翼。

鲁肃山知道，只要有江湖就会有规矩，这窃行也有窃行的规矩。他们平时尽量地单兵团作战，团伙之间互不往来，但因为是吃同一碗饭的，所以相互间交往也在所难免。哪儿是哪个团伙的地盘，哪儿由谁霸占着，某个团伙栽了，轻易不会供出别的团伙。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耳濡目染，阿根多少也明白些道上的规矩。鲁肃山心里有数，这样的问题阿根轻易是不会回答的。正因为不会说，鲁肃山才有意提出这个要求。因为一旦阿根拒绝供出其他窃贼，就会对鲁肃山有所亏欠。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，阿根就有可能在其他方面为警方做事。

“好吧。既然你今天不想说就别说了，以后愿意说的时候再

说吧。”鲁肃山拿出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了几行字，“来吧，你看看，没问题的话就在上面签字画押。”

阿根粗略地看了看那张纸，上面写的是：2016年7月26日15时4分，刘根留在津市长途汽车站盗窃，被警察鲁肃山当场抓获。对这次盗窃行为暂不处罚，如果今后刘根留能有立功表现就不再追究。

就这样啊？阿根觉得，这个警察是不会如此轻易地把自己放掉的。

鲁肃山给阿根拍了照，然后把手机和十几元钱还给他，接着就让他走了。

此时，阿根反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。这也太便宜自己了。对了，那袋骨头的事儿警察会不会感兴趣呢？

“大叔啊，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？”阿根学着用礼貌的语气说着。

“不管什么事儿都可以说。”鲁肃山答。

“河那边有一包东西，里面好像装的是骨头，反正怪怪的。现在应该还在那儿。”阿根用右手往西边指着。

“河那边？骨头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得具体一点儿。”鲁肃山对阿根抛出的话题显然有兴趣。

“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我经过津淮河，看到树杈上有一袋东西，我下去拿上来一看，里面装的好像是骨头。”阿根并没有打算把梦婷扯进去。

“具体在哪个位置？那骨头现在在哪儿？”鲁肃山追问。

“在一座桥的边上。我把那袋东西又扔回去了。”阿根用手往西边指了指。

“哪座桥的边上？你会看地图吗？来，来，过来，指一下，在哪儿？”鲁肃山把手机里的“百度地图”打开。阿根搜索了一

会儿，找到了那座桥的所在。

那是奈良桥，离车站派出所不太远。尽管阿根说得没头没脑的，但鲁肃山还是想到桥那边一看究竟。他骑上电动车，带上阿根直奔奈良桥。

奈良桥附近的行人多了起来。那个蛮新的袋子仍然挂在榕树的树枝上。阿根动作麻利地下河上树，很快就取到了袋子。他把袋子递给鲁肃山。鲁肃山在河岸边找了个石凳，把袋子搁在上面，轻轻地把袋子打开。外层是湖滨绿的牛津布袋，六成新。里层是绿色无纺布袋，七成新。里层的袋子里果然有骨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有四根。鲁肃山搞过刑侦，对法医学还是有所了解的。眼前的四根骨头，应该是人的肱骨。四根肱骨在这里出现，意味着什么呢？

鲁肃山没有对骨头做过多的探究。他想到的是应该让真正的刑警过来处理这事儿。眼前的这位阿根还是有利用价值的，把他培养成线人应该可行。鲁肃山用电话报案后又向阿根交代了一通，意思是他对阿根已知根知底，如果阿根今后要继续在津市混的话就得听从自己的，要随传随到。阿根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，自己会帮助他的。

第一章 四根肱骨

—

也就一盏茶的工夫，津市清源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陶冶就率法医李庆达、侦查员邓宇涵赶到了现场。邓宇涵对现场进行拍照，固定证据。陶冶询问了鲁肃山、阿根一些诸如如何发现那袋骨头之类的话后，就和李庆达一起察看骨头去了。

四根骨头，其中两根长约 30 厘米，另两根长约 23 厘米。从外观上看，四根骨头都像是人骨。进一步观察细节特征，可以确定是肱骨。因为骨头表面的那些结节、桡窝、冠突窝、神经沟等是人骨所特有的。很显然，四根肱骨不是同一个人的。当然，想从骨头上获取更多的信息还需要进行科学的检验和鉴定。

陶冶、李庆达、邓宇涵商议了一下，决定让鲁肃山、阿根先离开。李庆达把装着骨头的袋子放进车里。之后，陶冶带着李庆达、邓宇涵围绕发现骨头的地点对四周进行巡视。

太阳西斜，津淮河西侧的高楼在河畔的街道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。风轻轻吹拂着河边青翠的柳枝。午后蜷缩在屋内的市民们走出了家门，或在树荫下乘凉，或到街头溜达，或到桥头眺望。

津淮河是津市众多内河中的一条。说它是河其实名不副实，称它沟更贴切。这条河的宽度不到二十米，水量不大，水流不急。不过，就内河来说，这应该是治理极佳的河流了。水不深，清澈几近见底，河底可见沙石，偶尔可见鱼虾游动。一些凸起处长出了青青的草木，一些草木还开了花、结了果。河岸由青石砌成。石缝里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植物。那棵承载骨头袋子的榕树也是从河岸石缝里长出来的。它向河面蔓延，已经覆盖了近三十平方米的水域。榕树枝卧在水面上，向阳面很平，树枝错节，连成一片，不时有小鸟停靠在卧枝上鸣叫。

水缓缓地由北向南流淌。尽管河水清澈，但不时地会从河岸两侧的下水管道中冒出一股股浊水。水面上不时地有纸盒、塑料袋、黄叶等杂物漂过。河东侧的步行栈道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在漫步，栈道外的津收街道车流奔涌，熙熙攘攘。河西侧是津淮有名的“浪情小道”。此小道只准行人、电动车、人力车通行。道旁是一长排一层平房或二层小楼，房屋老旧，屋顶、墙壁上爬满了青藤，长出了青草。这些平房、小楼被开辟为咖啡屋、按摩室、造型作坊、招工接待处……

陶冶一行从“浪情小道”走过，那些“姐妹们”似乎嗅到了什么异味，平时异常活跃的她们此时并没有发出“进来吧，